

V SPOT OF
BOTHER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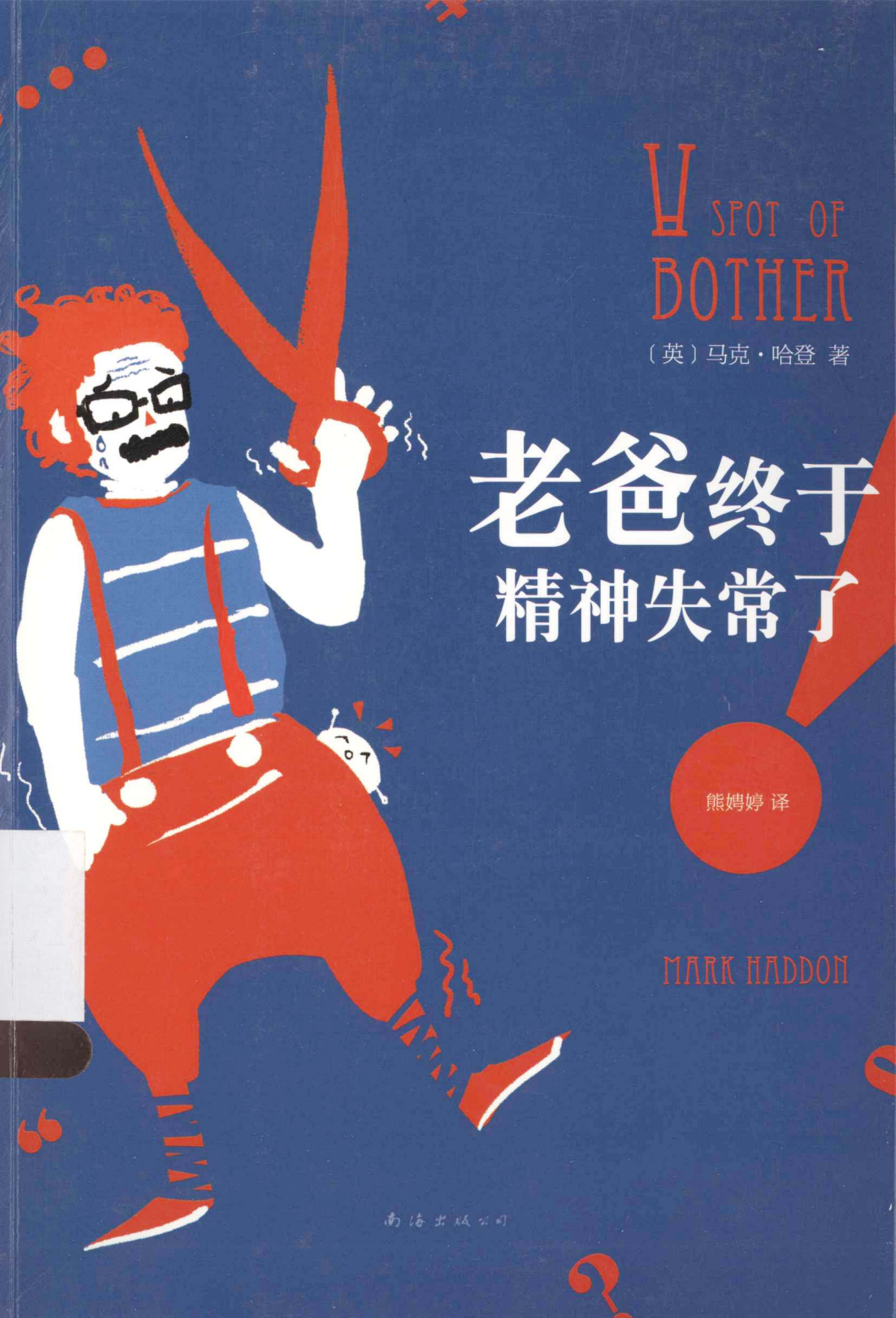
(英) 马克·哈登 著

老爸终于 精神失常了

熊娉婷 译

MARK HADDON

南海出版公司



013065912

I561.45
897

老爸终于 精神失常了！

〔英〕马克·哈登 著
熊娉婷 译



南海出版公司



北航

C1674237

I561.45

89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爸终于精神失常了! / (英) 哈登著; 熊娉婷译.

—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13.9

ISBN 978-7-5442-6625-3

I. ①老… II. ①哈… ②熊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53216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09-125

A SPOT OF BOTHER by MARK HARDON

Copyright: © 2006 by MARK HARDON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ITKEN ALEXANDER ASSOCIATES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3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IMITE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老爸终于精神失常了!

[英] 马克·哈登 著

熊娉婷 译

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
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
电话 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经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刘灿灿

特邀编辑 李佳婕 毛文婧

装帧设计 韩笑

内文制作 周文彬

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张 9.75

字数 195千

版次 2013年9月第1版

印次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442-6625-3

定价 35.0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事情开始于鲍勃·格林的葬礼前那周，乔治正在奥德尔百货公司试穿一套黑色套装。

他心神不宁，不是因为葬礼这种场面，也不是因为鲍勃的去世。老实说，他一直有些厌烦鲍勃那狎昵的友爱，暗地里还松了口气，因为往后再也不用和他打壁球了。此外，说来也怪，鲍勃离世的方式（收看电视里的赛艇比赛时心脏病突发）让人颇感安慰。苏珊从妹妹家回来，发现他仰躺在房间中央，一只手遮住眼睛，一副安详不过的样子，她一开始还以为他在打盹呢。

那显然很痛苦，不过人总能应对痛苦。而且，脑内啡立刻会发挥作用，随后便是一生从眼前掠过的感觉。几年前乔治摔下活梯，在假山上跌断手肘晕过去，就有过那种感觉，记忆中并不难受（不知怎么，他的心头清晰地浮现出在普利茅斯的泰马桥上看到的景色）。那大概和眼睛紧闭时出现的强光隧道差不多。听到天使呼唤自己回家，活过来后却发现初级医生拿着心脏除颤器站在面前，人数还不少。

然后……就没什么了，结束了。

当然，还是太早。鲍勃才六十一岁，苏珊和孩子们会度日艰难，尽管苏珊眼下正当盛年，可以独撑局面。但总而言之，那似乎是个不错的死法。

不，让他心烦的是那处病斑。

他脱掉长裤，试穿套装裤子，忽然发现臀部有个椭圆形的小肿块，比周边皮肤颜色深，还有些脱皮屑。他胸口一紧，用力咽回喉咙里要呕吐出来的一点东西。

癌症。

这种感觉，他还是几年前在约翰·辛尼乌斯基的“火球号”翻船时有过。他困在水下，脚踝被绳圈缠住，不过那顶多只持续了三秒。而这一次，没有人帮他扶正。

他得自我了结。

这么想不舒服，不过这事他做得到，这让他觉得对局面多了一点掌控。

问题只在于如何了结。

跳楼的主意太可怕：重心移向栏杆外面，坠到半空时可能改变心意。而目前他最不想增添的就是恐惧感。

上吊需要工具，他也没有枪。

如果喝足威士忌，他或许能鼓起勇气去撞车。斯坦福德的 A16 公路上有道石门，时速开到九十英里撞上去，不会怎么费事。

可是万一他缺乏胆量呢？万一他醉酒过度无法掌控车子呢？万一有人把车停在路边呢？万一他把他们撞死，自己也撞成残废，最后坐在监狱的轮椅上死于癌症呢？

“先生……跟我回趟店里好吗？”

一个十八岁左右的小伙子低头看着乔治，他鬓发姜黄色，身上的深蓝色制服大了几号。

乔治这才意识到自己正蹲在店门口的瓷砖地上。

“先生……”

“实在抱歉。”乔治站起身。

“麻烦您跟我……”

乔治低头一看，发现自己仍穿着套装裤子，裤门都没闭好，于是赶紧扣好。“好的。”

他进门往回走，穿过手袋区和香水区，在保安的陪同下走向男装部。“我好像有点犯迷糊。”

“这事您得跟经理谈，先生。”

几秒钟前充塞内心的忧郁想法，似乎已是很久以前的事。没错，

他是有些神思恍惚，打个比方，就好像拿凿子戳伤拇指后那样，但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感觉却出乎意料地好。

“谢谢，约翰。”男装部经理站在拖鞋货架旁，双手交叉于胯部。

保安恭敬地微微点头，然后转身走开了。

“好了，这位先生……”

“霍尔，乔治·霍尔。很抱歉，我……”

“还是上我办公室谈吧。”经理说。

有个女人拿着乔治的裤子走过来说：“他把这些留在更衣间了，他的钱夹还在裤兜里。”

乔治趁势解释：“我刚才可能有些犯迷糊。我真的不是故意惹麻烦。”

和别人说话多好。他们说点什么，他答点什么，节奏平稳，他可以这样谈一下午。

“你还好吧，先生？”

那女人窝起手掌托着他的胳膊肘，他坐进侧旁的一把椅子，在他的记忆中，还从未有过这么坚实、舒服、熨帖的椅子。

有那么几分钟，事情模糊不清了。

然后一杯茶递到他手上。

“谢谢。”他啜了一口。不是什么好茶，但热腾腾的，盛在合宜的瓷杯里，握着很舒服。

“我们给你叫辆出租车吧。”

可能最好还是先回家，他想，改天再来买套装好了。

2

他决定不跟简提这事。她会老想着找他谈，而这不是个讨喜的话题。

谈话，在乔治看来是被高估了。如今，你打开电视，总会看到有人不是在谈论领养孩子就是解释为何谋害丈夫。他并不是反对谈话。

谈话是生活的乐趣之一，人人都需要时不时地来上一品脱 Ruddles 啤酒一吐为快，八卦哪个同事不勤洗澡，抱怨青春期的儿子半夜三更喝得醉醺醺的回家，呕吐在狗窝里。但谈话并不能改变什么。

乔治觉得，知足的秘诀在于彻底忽略许多事情。他无法想象，有人在一个公司一干就是十年，或长年养育儿女，而没有把某些想法永远抛诸脑后。至于生命的最后一程，你身上插着导尿管，牙齿掉个精光，这时记忆力衰退倒像是上天的恩赐。

他对简说在奥德尔百货公司没有找到合适的套装，星期一会开车再去趟城里，到时就不必和四万人一起挤在彼得博勒。然后他上楼进浴室，在病斑上贴了一大块膏药，免得看见。

那晚他基本睡得很沉，只是当罗纳德·巴罗斯，他死去很久的地理老师，用胶带封住他的嘴巴，拿长铁钉在他的胸膛钉出一个洞，他才醒来。奇怪的是，烦扰他的是气味，那种重病患者刚刚用过、只经草草清扫的公共厕所的气味，那种熏人的咖喱味。最糟糕的是，那好像是他身上的伤口散发出来的味道。

他盯着脑袋上方的灯罩，等着心跳平缓，就像一个刚从着火的大楼里被拖出来的人，难以相信自己已脱离险境。

六点整。

他起床，下楼。他把两片面包放进烤面包机，取下杰米在圣诞节送给他们的咖啡壶。这是个可笑的玩意儿，他们摆在外面的考虑到人情面子。不过此刻这玩意儿用起来感觉好极了，水箱里注入水，漏斗里倒入咖啡粉，橡胶圈装好，铝制部分旋在一起。不知怎么的，他想起一九五三年那次丢脸的普尔之行，他获准拿着加雷斯的蒸汽咖啡壶玩儿。把咖啡煮沸，可比坐在花园尽头观看树木像海怪一样摇摆好玩多了。

蓝色的火焰在咖啡壶的金属底座下叹息。这是室内野营。有一点点冒险意味。

面包片弹起来。

那当然是个周末，加雷斯烧死了青蛙。多么奇怪，回首往日，整个生命历程在八月的一个午后，在短短的五分钟之内如此清晰地显现出来。

他往面包片上涂黄油和橘子酱，咖啡壶咕嘟作响。他把咖啡倒进杯子，啜了一口。浓得可怕。他加入牛奶，直到咖啡变成黑巧克力的颜色，然后坐下，拿起杰米上次回家时留下的《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期刊》。

阿兹曼·欧文设计的房子。

木制百叶窗，玻璃滑动门，包豪斯餐椅，桌上仅摆着一瓶白百合。哦，上帝啊，有时他真想在一张建筑图片上看到一条被丢弃的紧身男内裤。

“特别使用高频率恒定振幅电子插入式振捣器以压实混凝土，最低程度减小气孔，达到均匀的压实效果……”

这房子看起来就像一座煤仓。混凝土有什么好的？五百年后，人们难道还会站在 M6 公路的桥下去欣赏那些污迹？

他放下杂志，开始做《电讯报》上的填字游戏。

纳秒。拜占庭。额发。

七点半，简穿着紫色睡袍出来了。“睡不着？”

“六点钟醒了，没法再睡。”

“我看你用过杰米送的那东西了。”

“很好用，真的。”乔治回答，可事实上，咖啡因已经让他双手发颤，还有那种等待坏消息时的不适感。

“要给你弄点吃的吗？还是吃面包片就行了？”

“来点苹果汁吧。谢谢。”

有时，他早上看着她，看着这个臃肿衰老、头发蓬乱、颈部松弛的女人，略微有些厌烦。于是，在这样的早上——“爱”或许是个不妥的用词，尽管两个月前，两人在布雷克尼的旅馆同时醒来，连牙都没刷就做爱，让他们自己都吃了一惊。

他抱住她的臀部，她懒懒地摸他的头，就像摸一只小狗。

有时做狗也是一件值得羡慕的事情。

“我忘了说，”她挣脱开去，“凯蒂昨晚来过电话。他们要来吃午饭。”

“他们？”

“她、雅各布和雷。凯蒂觉得从伦敦出来玩一天应该不错。”

该死，这正是他想要的。

简弯腰翻冰箱，说：“尽量客气一点。”

3

简把条纹杯子冲洗干净，放到架子上。

几分钟后，乔治穿着工作服又出来了，他冒着细雨去花园砌砖。

内心里，她以他为傲。波琳的丈夫，在他们一拿给他那个雕花酒瓶的时候，就开始走下坡路。八个星期后，凌晨三点，他喝下一整瓶威士忌，在草坪中央像只狗一样狂吼。

当初乔治向她说起建工作室的计划，还让她回想起杰米捣鼓什么机器抓圣诞老人的事情。可是瞧瞧那边，草坪的尽头，地基都砌好了，还有五排砖和蓝色塑料布盖好的一堆窗框。

不管七岁还是五十七岁，他们都需要有自己的事情做。把死物带回洞穴。拿到威灵堡的经营特许权。一顿丰盛的午餐，二十分钟的玩耍，金灿灿的奖章，这些便是获得关注的证据。

她旋开咖啡壶，一团湿乎乎的渣子掉在沥水板上散开了。“该死。”

她从碗橱里拿出一块抹布。

有些人谈起退休，会让你以为他们刚从越南回来。他们根本不顾及做妻子的感受。这跟你有多爱某个人无关。三十五年来，你独享这个家，然后却不得不跟他人分享……确切地说，还不完全是一个陌生人……

她还是可以和戴维见面的。上午在小学上班，还有在城里的奥塔卡书店兼职的时候，在外面多待几小时不算难事，乔治不会多心的。不过他还没退休的时候，这事儿的欺骗色彩似乎要淡些。现在，他每周七天在家吃午饭，空当儿便不好找了。

所幸他喜欢一个人待着，并且丝毫不关心她在别处做些什么，事情便容易多了。少了罪恶案，或者说没有罪恶感。

她把渣子冲洗干净，拧干抹布，挂在水龙头上。

她的态度有些冷淡，大概是凯蒂要来吃午饭的缘故。每当乔治和雷都想揪住对方大吵一通的时候，反而都会表现得很客气。

乔治是个正派人，从不酗酒，不打她，不揍孩子，连说话都难得大声。就在上星期，她还看见他失手让扳手砸了脚，他也只是闭上眼睛挺起腰，一副凝神专注的样子，仿佛想听清楚远处的喊声。而且，他只收到过一张超速罚单。

或许这就是问题所在。

她还记得，她有多嫉妒凯蒂跟格雷厄姆在一起的时候。他们是朋友，他们彼此平等。晚饭时分，他们谈起孕妇的生产，乔治的那张脸啊。格雷厄姆说了“阴蒂”这个词，乔治举着叉子，硬是没法把熏火腿往张大的嘴里送。

这就是做朋友的麻烦。一天，格雷厄姆自己跑了，把雅各布扔给她照顾，这事换了乔治就绝对做不出来。

不过乔治对雷的看法是对的。她跟他一样，对这顿午饭没什么兴趣。多谢老天，杰米不会来。总有一天，他会当着凯蒂的面喊雷“笨蛋”，或者就当着雷的面，到时她还得开车送人上医院。

论智商雷只有凯蒂的一半，但他仍然称她为“美妙的小女人”。那次他的确把割草机修好了，却并没有赢得乔治的好感。他总算实在，这正是凯蒂眼下需要的。一个懂得她特别之处的人，一个收入丰厚、脸皮不薄的人。

只要凯蒂不嫁给他。

4

乔治把砂浆倒在硬纸板上，用泥刀检查有没有疙瘩块。

就像飞行恐惧症一样。

他拿起一块砖，在底面抹上砂浆，放上去，然后轻轻从旁侧调整位置，挨着垂直的水平仪稳妥地砌好。

起初坐螺旋桨飞机去帕尔玛和里斯本时，颠簸的飞行并未让他不安。他只记得奶酪的包装纸上水珠直冒，马桶向平流层排泄时大声轰响。后来，一九七九年从里昂回来那次，飞机被迫除冰三次。一开始，他只是觉得候机室里的每个人都让他分心：凯蒂在练习倒立；简在登机广播播出后还跑去免税商店；对面的小伙子抚摸着他那过长的头发，就好像在抚摸一头温驯的动物……然后，登机时，机舱本身那种封闭的化学气味让他胸口发紧。不过直到飞机滑向跑道，他才想到飞机有可能在中途出现致命的机械故障，他会和两百个大哭大喊、屎尿失禁的陌生人待在这个巨大的钢筒里急速下坠，几分钟后葬身于扭曲变形的橘色火球里。

他记得凯蒂说：“妈，我觉得爸爸有点不对劲。”可是，声音就像从他坠入的深井的井口处那一小团阳光那儿传来的，听起来很微弱。

他死死盯着前面的坐椅椅背，极力想象自己正坐在家中客厅里。然而每隔几分钟，他就会听到一声凶险的鸣响，看到右边舱壁上的小红灯在闪烁，在悄悄通告机组人员，驾驶舱里的飞行员正在奋力解决致命的机械故障。

他此时不是没法说话，只是说话更像另一个世界的事情，一个他只有模糊印象的世界。

有一会儿，杰米看着窗外，说：“我觉得机翼要断了。”简噓了他一声：“老天，懂事一点好吗？”乔治倒真切觉得铆钉快要烧断，机身就像一堆碎石在下坠。

那之后的几星期，他只要看到飞机从头顶飞过就很愤怒。

这种反应很自然。人类就不应该被封在罐子里，由螺旋桨推动的飞行器发射到天空。

他在对角砌上一块砖，然后在两块砖的顶端之间拉起一条平准线。

他当然惊恐。这是焦虑在发挥作用，促使你赶紧离开险境，比如豹子、巨型蜘蛛、操着长矛过河而来的陌生人。至于别的人，他们那是有问题，才能坐在那里读《每日快报》，嘴里还含着糖块，好像坐的是大巴士。

简喜欢阳光，但是如果开车去法国南部，那度假还没开始就毁了。因此，他需要一个对策，防止恐惧在五月就开始萌生，一路攀升，直到七月在希思罗机场爆发。喝果汁，远途散步，看电影，音量开到最大听托尼·本尼特，清晨六点喝红葡萄酒，阅读新出的“弗拉什曼”小说^①。

他听到说话声，抬头一看。简、凯蒂和雷站在露台上，就像显贵人物在等着他驾船进入某个异国港口。

“乔治……”

“来了。”他刮去新砌砖块周边多余的砂浆，抹回桶里，盖上盖子，然后起身走向草坪，边走边用抹布擦净双手。

“凯蒂有话要说，”简说，用的是不把她那膝盖关节炎当回事的语气，“但她想等你在场时再说。”

“我和雷要结婚了。”凯蒂说。

有那么一瞬间，乔治感觉灵魂出窍。他从露台之上十五英尺高的地方往下看，看着自己亲吻凯蒂、跟雷握手。就像跌下活梯那样，时间慢了下来，躯体本能地知道如何用胳膊护住脑袋。

“我把香槟放到冰箱里。”简说着快步走进屋。

乔治重新回到自己的身体里。

“九月底，”雷说，“打算办得简单一点。不想让你们太麻烦。”

“对，”乔治说，“对。”

他不得不在婚宴上致辞，数说雷的种种好。杰米会说不来参加婚礼，但简肯定不允许杰米不来参加婚礼。雷会成为家中一员，他们会经常见面，直到死为止，或者移居国外。

凯蒂这是在干吗？你不可能让孩子百依百顺，这一点他知道，光让他们吃点蔬菜就够费劲了。但是跟雷结婚？她哲学拿的可是二级一等的成绩。还有在里兹爬进她车子的那个家伙，她揪着他的耳朵把他

^①英国畅销书作家乔治·麦克唐纳·弗雷泽创作的系列小说，该系列丛书在十几岁的男孩当中很流行。

交给了警察。

雅各布挥舞着面包刀来到门口说：“我是一头大象，我要去赶火车，还有……还有……还有……还有，这是我的长牙。”

凯蒂眉毛一扬：“我觉得这不太好。”

雅各布跑回厨房，一路高兴地尖叫。凯蒂进屋跟了过去。

剩下乔治和雷独处。

雷的弟弟在监狱服刑。

雷在一家生产高规格凸轮轴铣床的机械公司上班，乔治对此毫无概念。

“哦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对了，工作室弄得怎样了？”雷抱起双臂。

“还没塌掉。”乔治也抱起双臂，然后发觉自己在模仿雷，又放开双手，“盖的那一点还不够塌的。”

很长一段时间，两人都没说话。雷用右脚脚尖将石板上的三颗卵石重新排好。乔治的肚子一阵咕咕响。

雷说：“我知道你在想些什么。”

乔治心头一惊，以为雷会说破自己的心事。

“我离婚的事，我的一切。”他撅起嘴唇，缓缓点头，“我是个幸运儿，乔治，这我知道。我会照顾好你女儿的，你不用担心。”

“很好。”乔治说。

“费用由我们来负担，”雷说，“除非你们另有想法。我是说，你们已经负担过一次。”

“不，不该由你们负担。”乔治说，很高兴能摆点架子，“凯蒂是我们的女儿，我们应该体面地把她送出去。”送出去？听上去凯蒂就像一艘船。

“说得也是。”雷说。

倒不仅仅因为雷属于劳工阶层，或者有浓重的北方口音。乔治不是个势利眼，而且不管雷背景如何，从他开的车，还有凯蒂对他们房

子的描述来看，他肯定混得不错。

乔治觉得问题主要在于雷的块头。他看上去就像一个普通人被放大了，行动比别人迟缓，跟动物园里的大型动物差不多，比如长颈鹿、野牛。他进门得低着头，长着一双“扼杀者之手”，杰米这形容虽然刻薄倒也准确。

乔治在制造业周边行业干了三十五年，共事过的男人形形色色。五大三粗的人，牙齿一咬开启啤酒瓶盖的人，服役期间取人性命的人，还有——用泰德·蒙克精彩的话来形容，凡是好好立着的东西都能操上一顿的人。跟他们相处时，他虽然从未觉得自在，却也很少怯懦。但是，雷上门拜访，就让他想起十四岁时哥哥的那些朋友，想起自己曾怀疑男子汉气概中有某种密码不为他所知。

“蜜月呢？”乔治问。

“巴塞罗那。”雷回答。

“很好。”乔治说，一时想不起巴塞罗那在哪个国家，“好极了。”

“希望吧。”雷说，“那个时候应该凉快一点了。”

乔治问起雷工作怎样，雷说他们在加的夫接管了一家生产卧式加工中心^①的公司。

没什么大不了的，硬要说起来，乔治也能就汽车和运动方面吹嘘一番，可是这跟在圣诞剧中扮演绵羊一样，掌声再多也不会让这角色显得高贵，或者让他打消跑回家阅读化石科普书的念头。

“他们在德国有很多大客户。公司想让我经常跑慕尼黑，两地来回。这是不可能的事，理由还用说吗。”

凯蒂第一次把雷带回家时，他伸手抚过电视上方的CD架，说：“霍尔先生，看来你是个爵士发烧友。”乔治当时觉得雷就像发现了一堆色情杂志。

简来到门口问：“你要洗手换件衣服再吃饭吧？”

乔治转向雷：“我一会儿就来。”他走开了，穿过厨房，上楼进入

① 最常用的一种数控机床。

可以上锁的安静浴室。

5

果然，他们不喜欢这决定，凯蒂能看出来。

好吧，他们会接受的。现在她要疯狂一回。事实上，只有一部分的她想念放任自己疯狂的那种感觉，仿佛她已经放低标准。不过你到了某个阶段，就会发现试图改变父母的心意永远都是白费力气。

雷不是知识分子，也不是她结识过的男人中最帅的，最帅的那个对她糟糕透顶。而当雷伸出胳膊抱住她的时候，她觉得很久都没有过那样的安全感了。

她想起露西家那顿可怕的午餐。巴里做的炖牛肉有毒，他喝醉酒的朋友在厨房摸她的屁股，露西哮喘发作。她望向窗外，看着雷让雅各布骑在肩上玩骑马游戏，绕着草坪跑来跑去，跃过翻倒的手推车。随后她想到要带着动物死尸的气味回到自己的小公寓，忍不住哭起来。

后来，他带着一束康乃馨出现在她家门口，她略略有些惊喜。他没打算进屋，她硬要他进去。主要出于怕尴尬的原因，她不想收下花随即关门了事。她给他煮了一杯咖啡。他说他不擅长闲聊，她便问他要不要直接上床。话一出口，却没有她想象的那么有趣。事实上，如果他说“好”，她有可能会答应，仅仅因为她高兴有人要她，根本不在乎她的眼袋和身上沾有香蕉的科茨沃尔德野生动物公园T恤。不过关于闲聊，他说的倒是实话。他擅长修理录音机、准备早餐、组织铁路博物馆考察之旅，他喜欢这些事情更甚于闲聊。

他也会发脾气。在第一次婚姻快要结束的时候，他曾经挥拳砸穿门板，弄断了手腕上的两条肌腱。然而，他是她认识的最温柔的男人之一。

一个月后，他带他们去哈特尔普尔见他父亲和继母。他们住的是一栋带花园的平房，亦即雅各布眼中的天堂，因为装饰性水池的周边

有三个小矮人，还有可以躲猫猫的凉台之类。

艾伦和芭芭拉把她当乡绅的女儿一样款待，她起初惴惴不安，后来才发现他们对待陌生人或许都是这样。艾伦大半辈子都在一家糖果厂上班。雷的母亲得癌症去世后，艾伦又开始上小时候去的那家教堂，在那里认识了已跟酒鬼丈夫离婚的芭芭拉（她说的是“喜欢喝酒”，听来就像在说跳莫里斯舞或架篱笆一样）。

在凯蒂看来，他们更像是祖父母（不过她自己的祖父母可没有文身），属于讲究顺从和责任的旧世界。他们在客厅墙上挂满雷和马丁的照片，两人的一样多，尽管马丁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糟。餐厅里摆着一个陈设着瓷像的小橱柜，马桶底座周围则铺有U形毛绒垫。

芭芭拉做了一锅炖菜，后来又给雅各布炸了鱼条，因为他直嚷嚷吃的是“硬块”。他们问她在伦敦做什么工作，她便解释自己如何协助别人举办艺术节，听上去有点醉生梦死的感觉。于是她又讲起他们去年雇用的一个新闻主播如何酗酒，可随即就想到芭芭拉离婚的原因，不过已经太迟了，根本来不及巧妙地换个话题，只好尴尬地草草收尾。还是芭芭拉转移的话题，问她父母从事什么工作，她说父亲刚从小公司的管理职位上退休。凯蒂不想多谈，不料雅各布却说：“外公是做秋千的。”因此，她只好解释“牧羊人”是一家给儿童乐园制造游乐设施的公司。这似乎比举办艺术节听起来要好些，不过还是不如她期望的那般可靠。

换作几年前，她或许会觉得不自在，迫不及待要回伦敦。但是她许多没有孩子的伦敦朋友都开始给人醉生梦死的感觉，而此刻跟这些生养子女、倾听多于聒噪、重视园艺甚于美发的人打发时间的感觉还不错。

或许他们有点老派。或许雷也有点老派，或许他是不喜欢吸尘器，或许他总爱把卫生棉球盒收回浴室橱柜。可是，格雷厄姆还会打太极呢，结果却是个浑蛋。

她丝毫不在乎父母怎么想。而且，老妈跟老爸的一个旧同事不清不白的，老爸还假装她的那些丝巾以及她的容光焕发都是书店的新工

作所赐，因此，说到感情关系，他们根本没有资格指责别人。

天哪，她甚至不愿想起这些。

她只希望太平无事地吃完午饭，没有太多摩擦，并且能躲开洗碗时女人对女人的可怕交心话。

6

直到甜点部分，午饭都吃得很顺利。

乔治换衣服的时候打了一个小嗝。他正准备脱下衬衣和裤子，忽然想起衣服下面藏着的東西，不禁心里一震。那种感觉就像在看恐怖片时带给你的感官一样：衣柜的镜门晃悠着关上，映出手拿镰刀站在男主角身后的僵尸。

他关灯，拉下百叶窗，在黑暗中一边淋浴一边唱《耶路撒冷》。

最后他下楼时，不但觉得神清气爽，还得意于自己的反应快速又有效。他走进餐厅，发现有酒、有闲聊，还有雅各布在假扮直升机，他终于能稍微放松下来。

他担心简，按她的个性容易好心说错话；担心凯蒂，按她的个性会主动上钩，然后两人毫无理由地像猫一样斗起来。凯蒂聊起巴塞罗那（当然是在西班牙，他现在想起来了），雷称赞饭菜好吃（“汤很可口，霍尔太太”），雅各布用餐具铺了一条跑道让他的巴士起飞，然后听乔治说巴士不能飞便气得要命。

黑莓甜饼吃到一半的时候，他忽然觉得那块病斑像脚癣一样发痒。“肿瘤”一词浮现心头，讨厌的词语，他可不想去琢磨它，但也没办法把它从脑子里甩开。

他此刻坐在桌边，能感觉到它在生长，或许长得很慢，肉眼看不出，但总之是在长，就像小时候他保存在果酱罐里、放在卧室窗台上的面包酶一样。

他们在讨论婚礼的安排：酒席承办人、摄影师、请柬……这一段